

《海气楼词》：“落纸云烟海气生”

□孙曙

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在远离文化中心的海隅边城盐城，徐于斌先生的词集《海气楼词》出版了：一函两册，一册词集，一册书法，书法集为其兄徐于群先生所书于斌词作，宣纸线装，繁体竖排，不加句读，词末附评。诗书双璧，墨香韵雅，词集的序跋皆为名家以文言撰成，与词作浑然一体。作者刻意，以求古雅，从而这函书成了诗词文化的一个完整载体、古典文化的一个象征，正如《中华诗词》杂志主编高昌先生题《海气楼词》诗所言“落纸云烟海气生”“倚然大雅出盐城”。在《海气楼词》，我们看到诗词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，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胡适列队编入白话文学的词（胡适《南宋的白话词》），在今天已被视作高雅的古典文化。一众苦心孤诣守望传统的诗词作者笔耕不辍，其中拔类超群的是文人词创作，《海气楼词》堪为代表。又因俯仰于时代语境，当下文人词在古代文人词赓续中滋长新质，所以我们堪称之为新文人词。

“悲秋士，立霓虹灯下，鬓似芦花”（《八声甘州·文友小聚归作》），在“自然而然”的语言涌现中，作者的身份认同“自然而然”地讲出了，这就是“士”。孔孟建构历代先贤发扬成为一种伦理规范与文化身份，即事事关心忧乐天下的社会关怀与出尘不染贫贱不移的士人风骨，到了现代更由陈寅恪先生概括为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”，新文人词的底色与立基，首先在于这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。在《齐天乐·一番春老斜阳里》这首词中更有清晰、深沉而阔大的展开：“一番春老斜阳里，纷纷又看花坠。远树涵阴，浮空掠燕，今夕芳痕还几。危楼共倚。正齿颊敲冰，壮怀难已。一盏灯斜，酩酊照影酒浮气。论心谈相不易，古来寒士愤，多少神会。剑铗空弹，山鸡爆价，事事消磨心志。余辛况味。笑奄忽随尘，此身如寄。回首婵娟，已教霜满地。”上片写景叙事，残春落日夕照之景中，燕飞低空与人语危楼，拉出了空间的高阔，冲淡传统“春愁”“春恨”的琐屑，在“齿颊敲冰”的脆重声响里，在灯影酒醺里，听到“壮怀难已”的滚沸与困顿。下片抒怀写意，用“剑铗空弹”“山鸡爆价”的典故、“论心谈相”“余辛况味”的语典接通千古，在辽阔的时间洪流里，再现“秋士”“寒士”们造次颠沛屡蹶屡起的不变身影，这是对“士”的身份低回而又自矜的认同与自我确认。接着“奄忽随尘”“此身如寄”两个语典，将全词引入永恒，解脱不遇于世的抑郁，身心澄澈，与世同化。词末用月光的喻体“霜”收束，既是挺立了独立不苟的冰洁之姿，又散发着人世多舛的清冷之寒，久久怅然触人心。

因而，《海气楼词》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士人风骨的呼唤与塑形。《念奴娇·感事》就是士人风骨的激情表达：“人间万事，有翻云巨手，雾环烟叠。软弱古来吞骨鲠，错铸几多生铁。百感萦怀，宝刀磨损，无计从头说。倚天长剑，安教寒似冰雪。”下片抒情主体激愤地发出“孤标尚在，本色谁堪夺”的亢扬与高傲。《水调歌头·示文儿》这首词既是示儿也是述志，“立命须存高远，处世抛开琐屑，虚静闹中求。打扫



版本：广陵书社
作者：徐于斌
《海气楼词》

光明地，今古一囊收”，在消费社会，物欲之语嘈嘈，神圣之语汹汹，就在喧哗嘈杂中，这首词也让人听到一种遗世独立坚定不移的人生宣告，其中有高德大儒隔空传来的震响。

悲天悯人、民胞物与的时世感怀之作，也是《海气楼词》的主要内容。“近日怵闻佛山两岁女童惨遭车碾，十八路人漠然无视，奈人心何？奈天道何？奈三聚氰胺何？奈地沟油何？愤不择言，草成此阙”，这是《满江红·是忍如摧》的小序后半段，“摧”者，摧折、摧残也，可见作者的锥心之痛，欲“忍”实“不忍”，拍案而起者以家国为哀乐也以词纪年成史也，这首词中“浇俗易行民志堕，高风不复回天力”之句，接续了“国民性批判”，敲响了“毁卵覆巢能事尽，游鱼沸釜随时逼”的警钟。虽然这样的愤激之词集中不多，但家国忧思杜鹃啼血之作甚多，特别是《章台柳·应填壑》《破阵子·沪上记梦》《清平乐·娉娉世界》等一组写于抗疫之中的词作，忧愤深广，于一身一家之艰难见证举世之悲苦，悯苍生，忧天下。这些避开宏大叙事杜绝大言狂欢的词作，拓宽与奠定了词这种文体的现实性与社会功能。

《海气楼词》中，为传统文化发声的凤凰之歌也是一个重要主题。词集的第一首便是《菩萨蛮·秋桐》，“凤凰去后长相忆，夜阑每共秋虫泣。瘦却满身枝，一庭风雨时。兴亡谁与道，萧瑟关河老。月色正凄凄，吹箫还梦伊。”用凤凰非梧桐不栖之典，为传统文化的凋零为家国兴衰而忧患，以秋桐思凰为喻，为传统文化唤灵。文化的凤凰之喻，来源于国学耆老刘衍文（寄庐）先生《海气楼词》序中将“中夏文化”比作“天外凤凰”，该序从章太炎先生当年忧“吾死以后而中夏文化亦亡”起论，言及自己也因文言被废诗并之而忧“中夏文化其果将亡乎”，章刘之殷忧皆在“中夏文化”。集中《水龙吟·负他十载光阴》一词，以小序再次回顾了章刘之问，词作伤怀于“凤鸟难归、河图未出”。百年中国，几代华夏文化的守望者，耿耿于怀，念兹在兹，皆在传统之中兴。刘衍文先生期许“于斌女史”“与其侪辈”“当以中夏文化为己任”，于斌先生激赏晋如教授文化“英雄气”、文化“征尘”双肩满，《海气楼词》就是一棵招引凤凰的秋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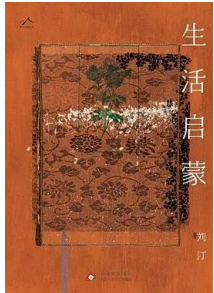
刘永翔（寂潮）先生评《海气楼集》之能擅，“集中诸作皆文章之发于至性者。读其思亲之什，不匮之思绵绵；阅

其怀师之篇，服劳之心惓惓；览其山水之咏，惊体物之能；诵其酬唱之篇，增气类之感。”山水、酬唱、怀人、思亲，确实也是这部词集的内容，此外还有咏史、闺情等，在这些传统题材上作者的佳作也不少，比如思亲之作《浣溪沙·思母》，“一岁吞声风雨哀，不知花落复花开。天将佳节苦儿怀。偶一念生疑母在，绝无警欸断肠来。尝从人海觅长街。”上片首句便是哀声哽咽，用花朝佳节以乐写哀。下片起句以虚写实，以幻觉写实情，突出丧母之断肠。结句更是以痴写痛，在丧魂处突然断章，魂来时必是噬心蚀骨。比如送别之作《虞美人·盐城机场别晋如》，结句绝佳：“无限江山一寸少年心”，期许、信任、挂牵都在这“无限”立于“一寸”之中。

在于斌先生的诗词道路上，天赐似的遇到两位名师：一个是周梦庄先生，一个是宋金城先生，学诗学剑两相成。特别是其拜师词坛耆宿梦庄先生，得窥词艺堂奥，梦庄先生打的底子，第一要义就是精于格律。《海气楼词》格律精严，无论小令还是慢词，在格律之间或跳转或低回或顿挫，均游刃有余。律严之外，笔者以为，是对词作为一种文本范式的核心技艺——“缠绕”的发扬。李清照说词“别是一家”，刘熙载论词以含蓄蕴藉为高，谭献重柔厚，陈廷焯主张沉郁，周济赞赏缠绵往复穷高极深，王国维等说境界，虽然不是一个维度，但都涉及词的“缠绕”技术。词句长短间杂错落，音律繁复变化，句意常非线性连贯，词光形式就是音（词调音律）、形（长短句）复杂性美的形式，更何况还有层现错出的语象与明晦曲折的语意在句句盘错，形成细密的蜂房水涡。词是复杂的情感映现，它不是一览无余的摄影等现代艺术，它缠绕着个人史缠绕着人的情感律动，还缠绕着时代奔涌的光影。《海气楼词》中的词就是这样一种“缠绕”技艺复杂性技艺的演示。就如小令《江城子·欲风欲雨欲黄昏》，“欲风欲雨欲黄昏。倚闲门，莫销魂。天涯芳草，何处觅前尘。莫道花红春尚早，春已减，减三分。”首句三“欲”连绵，迭迭而出，风雨欲来暗夕将至，动荡不定，人心不安，其主体是不可控之天时。“倚闲门”句一转，抒情主人公出现，倚门之态为欲出不出，作“莫销魂”者，“莫道不销魂”，总是有极度忧伤愁苦攒聚于心。“天涯芳草”句再转，天涯山外山，前尘人外人，当时已逝不可追，当地已遥不可及。“莫道花红”句再一转，引入虚空里的对话者，倚门人遥语前尘人，花红胜处春已逝。此处自然与“人比黄花瘦”“花开堪折直须折”等形成互文。短短三十五言，却起起落落时空往来语象流变，忽聚忽散，精雕细刻，如玲珑球，层层跌宕翻转流泻，确实，“缠绕”是词体之独美，《海气楼词》因之营造出思力深厚曲折层深的语境，也由此形成了《海气楼词》深婉超拔的特色。

“沧浪一棹起歌讴”（《木兰花慢·红尘千丈里》）。传统诗词，它还活着，《海气楼词》即是明证，在当今的文化生产中，诗词依然幸存。情起不知一往而深，生命与世界辽阔无际，祈愿徐于斌先生和她的诗词同道们文笔青春海气蒸腾。凤兮凤兮胡不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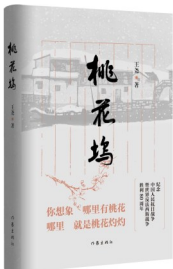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推介



版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作者：刘汀
《生活启蒙》

父亲的后半生

长篇小说《生活启蒙》有三条叙述线索，其一是女主角丛牧之的北京生活，这是她的“现在时”；其二是丛牧之的父辈年轻时的北方小镇生活，这是她的“过去时”；其三是丛牧之多年之后接到父亲丛长海的死亡通知书，因此开始了一次回乡之旅和一次精神上的寻父之旅，根据丛长海三十年间的日记，父亲的后半生浮现于女儿心间。



版本：作家出版社
作者：王尧
《桃花坞》

命运

本书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追溯到辛亥革命，延伸到解放战争，书写了苏州桃花坞大街方家和黄家两户文人家庭的命运。小说牢牢锁定中国20世纪风云激荡的五十年，通过一个江南知识青年的成长和命运选择，展现的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心路群像。小说写尽温柔细腻，也难掩大气沉稳，其历史感、市井气和思想深度为当代小说创造了新气象。



版本：译林出版社
作者：斯坦尼斯瓦夫·莱姆
《宇航员佩尔克斯》

迎接挑战

《宇航员佩尔克斯》是波兰科幻巨匠斯坦尼斯瓦夫·莱姆的经典作品，包含了五篇短篇小说：《测验》《条件反射》《巡航》《信天翁号》和《终端》，记录了主人公佩尔克斯的“太空修炼”：天文站科学家的离奇死亡、宇宙飞船的诡异失踪、千钧一发的太空救援、跨越时空的末日求救……莱姆笔下的佩尔克斯，偶尔虚荣心作祟，时常粗心大意，但他的好奇心、勇气和直觉正是他迎接太空重重挑战的法宝。